

新 月

第 十 二 號

第 三 卷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新月月刊投稿簡則

- (一) 投寄稿件，或自請，或翻譯，文體以白話爲宜。
- (二) 投寄稿件，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 投寄稿件，如係翻譯，請將原本一併附寄。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及簡單履歷，以便通訊，或介紹於讀者。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五) 投寄稿件掲載與否，本刊恕不能一一函復，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重要稿件如未掲載，得因預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 (六) 投寄稿件掲載後酌致薄酬如左：
 - (1) 現金每千字從一元至五元。
 - (2) 特別佳稿更當致優至酬。
- (七) 投稿掲載後酬報之類數，由本刊酌定致送。
- (八) 投寄稿件掲載後，經警察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 寄來稿件本刊有酌量增刪全權。但投稿人不願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十) 稿件請逕寄上海九江路四川路轉角中央大廈二樓十九號新月編輯部。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編輯者 羅 隆 基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價 目

(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全 年	半 年	零 售	國外加郵費
十二冊	六 冊	每 冊	每 冊
三 元	一元六角	三 角	一角六分

廣 告 刊 例

等第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特等	封面之內	七十五元		
優等	封面之內及底面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上等	正文中間	五十元	二十八元	十五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四十五元	二十四元	十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色可另議
繪圖刊圖工價另議 連發多少自便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現代文化叢書五十種

發賣預約

編輯者

潘光旦 羅隆基 胡適 徐志摩 丁西林

內容扼要
文字簡練

內容及辦法另
備函索即寄

本店最新出版

猛虎集 (詩集)

徐志摩著

精裝一元
平裝七角

這是徐志摩先生四年來詩歌的收穫。他在新詩裏是一個開路的人，在八年前他是一落千丈了，但每當他容許我們見他的影踪時，他還是在我們的頭裏從容的，這許是他第一洩漏他的「職業秘密」。他說：本年是他寫詩的一個「復興」，「他答應我們在年內印出第四本詩集」。

西林獨幕劇

丁西林著

實價七角

新劇運動最先得到高明的稱許及一般觀眾的承認者，當自丁先生的「一隻馬蜂」始。各處排演者不知凡幾。該劇曾由作者連同其他獨幕劇二齣自行出版以後，陸續所發表過許多劇本，便都藉此地彙集起來了。丁先生所有的珍奇，都可以在這本集子裏找到。

新月詩選

陳夢家編

實價七角

新月詩選是一般少數人以友誼並同一趣向相締結的人，以端正的態度謹嚴的格律所寫的抒情詩。這八十多首雖各人有各人的作風，但也有他們一致的方格。詩選從北京晨報詩鵲的新月刊，並這月刊挑選——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孫大雨，朱湘，邵洵美，方令孺，林徽音，陳夢家，方瑋德，梁鎮，卜之琳，俞大綱，沈祖棻，沈從文，楊子惠，朱大椿，劉夢葦等人的詩，是一冊最精美最純粹的詩選。

佛西論劇

薩佛西著

實價一元三角

佛西先生在戲劇上的努力是誰都知道的。他對戲劇上的一切議論更是個絕大的貢獻。本書原由模社出版，於戲劇有興趣者，莫不人手一編。最近特由作者親自增訂，加入新作多篇，本書出版。戲劇在今年又有勃興之勢，有志者應作事先的預備，本書是不可少的一部名著。

書店最新出版

先知

Kahlil Gibran 著 冰心女士譯

甲種實價一元二角
乙種實價八角半

先知是敘利亞(Syria)凱羅紀伯倫(Kahlil Gibran)許多作品中的傑作之一。曾經翻譯成十八種文字。在這裏他把人生不能解答的一切多問題用哲學的眼光，高深的學理，都解答了出來。使我們看了可以知道究竟什麼是人生。冰心女士雖都知道她是文壇上的一位女將，她那溫柔的言詞，委婉幽靜的筆，誰都看了要感動的。但是她的創作一方面，還沒有看見過她的翻譯的文書。這都先知是她翻譯的嘗試，哲理雖深，而譯筆淺顯流暢，恰能符合原文的真義。

書用厚道林紙印刷，並且附插圖十二幅，皆名貴之作，用銅版紙精印。裝訂考究，美觀絕倫。欲知人生之真諦，及欲領略冰心女士的翻譯手段者，不可不人手一篇也。

小學教育問題

杜佐周著 定價一元

學校裏出來，找不到出路，怎樣辦呢？還是當教員吧。這種情形在中國現在已是司空見慣了。所以中國教員之多，是比多的還要多，尤其是小學教員。雖然小學教員誰都聽見了要搖頭而不願幹，為什麼呢？一方面固然是待遇菲薄，另一方面是因為難教難管，或竟不知道怎樣教育他們。在小學教員的南針，能指示小學教員們的將來出路。小學生應當用什麼方法教育，及許多多複雜的問題，在這本書裏都有滿意的回答，切實的討論；它是小學教員的艱苦，而想找出路嗎？那麼這本書就是指示你的出路。你覺得當小學教員的艱苦，而想找出路嗎？

英日同盟

張忠綬著 實價七角

日本與英國為帝國主義之尤者，早有英日同盟的密約。日本屢次向我暴行均與英國事前有所接洽。此次悍然不講公理，大施暴行。使吞我滿蒙，當然亦非偶然的事。事變發生後全世界的眼光均注意於國際聯盟之態度，尤其注意於英國政府之表示。不料今日果聽其所為，日公然訓令駐日大使傳達意見，謂滿洲事件一任日本之自由措置。其至相暴日之行，竟有如此者。中國現在已經到了危急的時候了，英日同盟的問題，尤其是關係我國的生死存亡。張忠綬先生是專門研究國際問題的，在這本書裏關於英日問題，尤其是關係我國的生死存亡。我們應當怎樣對付他？我們應當怎樣挽救中國現在的生生死亡關頭？看了這本書就可知道。

約法問題

疑吾志騫著
定價三角五分

國民會議快要開幕了，

約法問題是國民會議的中心議題。

甚麼是約法？

我們要不要約法？

我們要怎麼樣的約法？

在這本小冊子裏都有詳細的解答。

著者在滬上講授政治學多年，對於時事問題，尤多心得，這雖是三萬餘言的小冊，却是今日研究中國政治問題的唯一南針。書已出版，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目錄

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	羅隆基
政黨的分析	王造時
教師與學生	拉斯基著 胡毅譯
一條河流般的憂鬱	儲安平
打酒	徐轉蓬
藍襪弗朗朔	諾潔作 李青崖譯
「人與超人」中的夢境	蕭伯納作 熊式大譯

詩

焦山晚眺.....陳夢家

禱告.....方瑋德

夜尋.....程鼎鑫

愛.....曹葆華

交替.....胡讓之

戰士的愛人.....胡讓之

書報春秋

孔雀東南飛及其他.....浩文

第三卷總目錄

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

羅隆基

如今我們向日本高談正義，公道，東亞和平，國際公法，這些在日本人方面是不入耳之言。日本武力侵佔東三省，是由來已久的計畫，他們目前毅然決然來實行這個計畫，在正義，公道，東亞和平，國際公法這些可以攻擊他們的名詞上，當然考慮過了。揣測他們的命意，只要他們預定的計畫，可以得到最後的成功，上面這種攻擊，日本可以不必顧慮的。如今我們要向日本國民忠告的，就在日本侵略主義上預定計畫的成敗，和日本進行這個計畫，向世界人類應負怎樣的一個責任。

所謂的預定計畫，我們都知道，是指田中所擬定的『積極政策』說的。在這個政策上，最應該注意的，是他的目的。

在計畫書的原文裏，田中這樣說：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這兩句話表面上的邏輯是對的。假使征服不了支那，假使征服不了世界，將來日本的命運又怎樣？這種疑問，田中和一班參預擬定計畫的人，不知道思索過沒有？現時日本的國民和一切有識見的政治家，又不知道思索過沒有？

我是個中國人。有『四千年的文化，五萬萬的人口，四百萬方里的土地』的國家，就不至亡國，這種假定，我是不敢迷信。然而在征服中國和世界這問題亦有幾點，應該顧慮，日本有識見的國民和政治家，或者與我同意。乾脆痛快說罷，中國失掉了如今的滿蒙東三省，在土地上，在人口上，依然不失為一個大國，中國依然是大有可為。土爾其就是個實例。在歐戰以前，英，意，法，希臘這些國家，把土爾其蠶食鯨吞，幾已近盡。得着一個時機，得着一個領袖，土爾其又復興起來了。再說遠一點，一八六六年前的德意志，一八七〇年前的意大利，何常不受強鄰奧法的宰割，何常不是口頭上有名稱，地圖上無實質的國家？結果又怎樣？

一個暫時強盛的國家，乘鄰國暫時的虛弱，進佔弱國一部份的土地，認定結果可以永遠征服弱國的民族，這種假定，歷史的事實證明給我們，有許多時候是根本的錯誤。我不是對中國的前途作無聊的樂觀。我覺得任憑日本國力怎樣偉大，在二十年內日本完完全全的消滅中國，是絕不可能的事。若然，如今日本進兵東三省，不過是將來中日生死戰爭的一偏挑戰而已。用個譬喻，儼如一盤象棋，如今日本像偷的吃了中國一偏車罷了。全局勝負，尙待將來。日本人壓迫愈甚，中國人激刺愈深，日本人侮辱愈大，中國人仇恨愈切。如今中國的青年，思想上偏重民族主義；身體上注意軍事訓練，這與未統一以前的德國意國的青年同一氣象。這一切都是中國人將來與日本人決一死戰的準備。目前談中日戰爭，日本人知道，我們

亦平心靜氣的承認，結局是中國失敗。將來的中日戰爭——事實迫我們承認絕不可免的一場惡戰——中國或者要做當年驅除外寇的德意兩國了。今後的十年或二十年中，中日雙方當然都聚精會神做將來大戰的工作。這時期，雙方的國力當然都要耗費在無意識的犧牲上。然而田中積極政策的總賬，要到那次戰爭時，纔可以清算。稍爲顧念人類文明和文化的人，當然不主張人與人要永遠在互相殘殺的漩渦裏圖生存。田中的積極政策，就引日本人到那個漩渦裏去。他的國運，或者就在這個漩渦裏遭滅頂之禍。這點，我覺得一班稍具眼光，稍有識見的日本國民和政治家，應該顧慮的。

退一步，我們做個中國人方面極不幸的預料，我們假定將來的中日戰爭，中國失敗，日本勝利。若然，中國成了印度，菲島，全部中國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這裏，我們又希望日本留心觀察二十世紀帝國主義侵略上的總成績和新趨勢。英國人的印度，美國人的菲島，在政治上不是成功，在經濟上更不合算。印度，菲島的獨立自治，我們認定是世界進化上必然的結果，遲早不過是時間問題。印度，菲島，在目前英，美的政治上是極難應付的問題。有長期歷史的殖民地，因近世民族觀念發達的緣故，處處成了動搖的局面，以區區三島的日本，希望在政治上征服統治一個有四千年文化背景的中國，當然是以蛇吞象一類的野心。經濟，本然是帝國主義者一個重要的動機。在民族主義發達的今日，事實又告訴我們，同情的合作互助，較武力的征服壓迫，在經濟發展的前途上，順利得多。美國的貨物，推銷在菲島，遠

不如在加拿大，英國在加拿大的貿易地位，反遠不如美國。『貿易跟着國旗走』，如今已證明是不可靠的信條。帝國主義者可以恃武力侵佔弱者的土地，不能用槍炮邀結弱者的同情。經濟上消極的抵抗，已成弱國慣用對付強敵的武器。日本如今的舉動，實際上又是爲英美貨物在中國招攬生意；爲日本貨物在東亞趕走主顧。這又是日本有眼光有智識的國民和政治家應顧慮的一點。

田中的政策公開的拿征服世界做目標。積極政策的原文裏，公開的主張征服印度，南洋，中亞細亞。又公開的說，『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這些，在我看來，日本是直捷爽快的在向世界挑戰。這裏，日本軍閥和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他們的胆力和氣魄，的確可以自豪一時。如今希望英美爲正義，公道，和平，國際法這套名詞，出來代中國抱不平，我們知道這是中國外交人物的迷夢，是絕不可能的事實。不過到了英美和日本利害衝突的關頭，那時候就沒有中國人乞哀求憐的呼籲，英美會與日本相周旋，這又爲必然的事實。那時候中國成了賽爾維亞，日本是大戰前的德國，戰爭上雙方的損失，姑不具論，不過目前德國經濟上的困苦，政治上的顛連，以及百年內德人子子孫孫受的無辜的連累，很可以做目前日本的殷鑒。在二十世紀的今日，一個國家，憑武力可以吞滅另一民族，根本是逆潮求進的夢想，說某個國家，憑藉武力可以征服世界，或者造成個幾千年前羅馬帝國的局面，更是妄念。在我看起來，日本的軍閥和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只圖目前一時的快

意，着着在爲將來的日本造厄運，爲日本的子孫挖墳墓。日本人民，倘真盲從他們的軍閥和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走上武力征服世界的歧途，他們的浩劫，就在最近的將來。這又是日本有智識有眼光的國民和政治家應顧慮的一點。

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日本還有禍在眉睫的一件大事，應該顧慮。這就是共產主義在東亞的發展。在外表上，共產勢力在中國較在日本，更爲猖獗，因爲事實。然而在青年思想上，共產的潛勢力，在日本不比在中國爲小。共產者的命運，與如今日本帝國主義式的軍閥和資本家是不相並存的。一班軍閥和資本家，乘興外侵的時候，或有禍起蕭牆之危。同時，日本在這時會，進兵滿蒙，實間接爲中國的共產作弊援。如今，中國的青年界裏，已有這樣的呼聲，「與其歸日，甯願附俄。」中國共產的成功，固爲中國之禍，亦非日本之福。俄國如今已乘機興起。中日鷸蚌之爭，共產漁人之利，一旦東亞全部赤化，覆巢之下，甯有完卵！這又是日本有智識有眼光的國民和政治家應顧慮的一點。

這裏，我完全平心靜氣，爲日本國運民命的前途着想。正義，公道，和平，法律這一些高調，完全抹煞。然而我們始終覺得所謂田中的積極政策是沒有世界眼光，現代知識的計畫。日本的國民和政治家，把國家的命運，完全交付給軍閥去支配，這或者是日本積極自殺的一條道路。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當然，在半開化的今日，依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假使人類

自己承認與其他禽獸不同，假使自己要拿『文明』兩字，來標榜自己是超越了元始時代的思想，人與人自相殘殺的野蠻行爲，總應該減低到極小限制。人與人總應該本合作互助的精神，去增進彼此共同的幸福。羅馬的法律，猶太的宗教，德國的科學，法國的美術，英國的政治制度，美國的工業組織，這些是人類幸福上建設的積極的貢獻。殺人打仗的舉動，弱肉強食的行爲，總是人類的螻蛄，文明的叛徒。日本民族，果然要以黃種的領袖自命，果然要與白人爭個高低，果然要在世界上站個地位，就應該在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提高上，去發展他們的積極政策。乘鄰人的內亂，白晝行劫；見友邦的天災，落井下石，如今日本的行爲，的確是人類道德上一個永不磨滅的污點。是人類全體的一個恥辱！

(二)

上面一段文字是爲日本人設身處地借箸一籌的話。現在我們回轉頭來，爲自己的生存，爲中國的命運，做一個通盤的打算。我個人認定這次瀋陽事件中國的外交當局和軍事當局有罪不容赦的錯誤。

第一，沒有國際政治智識，看不清二十年前後國際政治的趨勢的人，根本就不應該在外交上尸位素餐，貽誤國家。要做個外交家，對國家二十年外交的應付發展，總有個通盤計畫。至於陪宴公使領事，接納洋員通譯，這是人人可爲的雜務，這不是外交家的專職。以中

日關係而論，一九一九年二十一條事件發生以後，日本在外交上處心積慮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中國外交上定計決策，應在此時。如今的外交當局，或者可以把前此的外交責任卸委於北京政府。濟南事件，負執衝樞紐的責任的，又何常不是今日的南京政府。對那時的外交，縱不能引咎自責，亦當臥薪嘗膽。然而政府當局和主持外交者，宴樂如故，昏愊如故。田中的積極政策，訂定於民國十六年，在五年前的今日，自命爲外交人才者，就應預想到民國二十年的今日。然而主持外交者，宴樂如故，昏愊如故。即以最近瀋陽事件而論，日本進兵的野心，在一二月前固已成爲公開的祕密。萬寶山案，中村事件，不過日人故意製造的機會耳。然而主持外交者，宴樂如故，昏愊如故。在九月十八日以前的數日，日本動員出兵消息，已遍載東西洋報紙，主持外交者向國民不聞有任何警報，向國際不見有任何佈置。國難已作，於是強爲解釋，巧詞彌縫，宴樂如故，昏愊如故。十八日事件發生以後，國人平地霹靂，震驚失色，這時候外交當局自應負外交上觀察錯誤，坐失機宜的責任，然而當局者強詞掩飾，巧詞彌縫，依然而故。以身爲外交當局的人員，庸不知國際聯盟，是何種機關，國際公道，是何種標語？在公開的演說上，依然發表這樣自欺欺人的談話：

「吾人深信國聯會爲主張國際公道，並維持世界和平之機關，故已將詳情電達日內瓦本國代表，想聯會方面，當能處理此事，年來國聯對兩國糾紛，均國處理，如巴拉圭與玻利維亞，波蘭與立陶宛，希臘與保加利亞，咸有相當之處理，如國際間是非尚未泯滅，

對此次日軍之侵略，與我之不抵抗而大規模受攻擊，世界當能更予以正當之評判，吾人又深信前年簽訂凱洛克非戰公約，確能保障和平，排除武力，故亦已向該公約之各簽字國，告知此事，該約如確為各簽字國所擁護者，當知現在東省為日軍所造成之情勢，與非戰公約之規定，實係背道而馳，必能根據此約，立即令其恢復原狀也。」

即以我輩閉門不問國事的書生，亦知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者操持的機關，亦知國聯在國際爭端上充其量是雙方規勸的和事老，亦知美利堅政府非急公好義的鑪手，亦知凱洛克條約非世界和平的保障。然而中國外交當局，竟視這一切為外交上唯一的法寶，國命上唯一的福星。善詞如故，巧言如故，宴樂如故，昏惰如故。

到了今日（二十八），國聯已拒絕調停，日本尚在進兵的時候，報上登載外交當局的談話，依然只有這個辦法：「對於最近日軍之積極以炸彈機槍攻擊北甯路火車事，予信世界文明各國，自亦當表示驚訝也。」

試問「世界文明各國，自亦當表示驚訝也。」此與滿蒙的命運，有何關係，與國家的命運，又有何關係？譬如棋局，敵人看十步八步，中國的外交當局，一籌莫展。對手車馬齊進，中國的外交當局，坐以待斃。

平時中國的外交當局，總以「革命外交」四字相標榜。革命外交的內容如何，革命外交的方略何如，國人從沒有機會問其究竟。直到此刻，國民還用「革命外交」四字和呼號，當局